

八

霍桑探案集

（第二卷）

5

群众出版社

霍桑探案集 八

程小青著

群众出版社

1987年·北京

霍桑探案集

(八)

程小青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125印张 283千字 插页1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67·415 定价: 1.90元

印数: 00001—36000册

霍桑探案集

目 录

案中案.....	(1)
一 一个死人.....	(1)
二 一封信.....	(7)
三 无意中的线索.....	(16)
四 酸溜溜的问题.....	(26)
五 不速客.....	(33)
六 纷歧的消息.....	(42)
七 两粒泥点.....	(53)
八 霍桑的理解.....	(63)
九 意外波折.....	(73)
十 分工.....	(82)
十一 电话中的女子.....	(93)
十二 “谁才是正凶?”	(106)
险婚姻.....	(122)
一 匿名信.....	(122)
二 废园中的疑迹.....	(126)
三 恶消息.....	(132)
四 小纸包.....	(140)
五 无聊的慰藉.....	(144)

六	难堪的谈判.....	(149)
七	奏凯.....	(158)
活尸.....		(164)
一	阔老架子.....	(164)
二	画符动作.....	(173)
三	两条线路.....	(181)
四	奇怪的电话.....	(191)
五	一个摩登人物.....	(199)
六	单身旅客.....	(208)
七	“只能智取，不可力敌”.....	(219)
八	不期而然的消息.....	(228)
九	舞场中.....	(237)
十	岔子.....	(250)
十一	重大变化.....	(256)
十二	徐教授的谈话.....	(265)
十三	进攻与防御.....	(275)
十四	冒险的电话.....	(285)
十五	意外的礼物.....	(295)
十六	秘锁的钥匙.....	(303)
十七	杏生说话了.....	(314)
十八	可怕的声音.....	(323)
十九	解释.....	(333)
二十	荣誉的道歉.....	(341)

一 一个死人

“包朗，天已经晴了！……唉！红润润的晚霞布满了蔚蓝的天空。多么可爱！……快起来，跟我一块儿出去散一散吧。”

这是一个秋天的清早，霍桑比我先起床。他的右手拿着一支双十牌的牙刷，左手中执着一只江西出品的五彩花鸟的漱口杯，正凭着东窗的窗口，在刷牙漱口。他回过头来，向着我的床发出那几句富有诱惑力的呼叫。

霍桑的起身特别早，已成了固定的习惯，无论风雪严寒，从来没有变动过。他起身以后，总须往外面空旷的所在去兜一下子，一则活动一下肢体，一则吸收些新鲜空气。这是他每天唯一的运动功课；除了在案子急剧进行的当儿，万不得已偶然停顿以外，二十年来从不肯放松一天。当我和他同居的时候，我起身的时间总比他迟些。但他逢着春秋佳日，天气晴温，往往要把我从睡梦中叫醒，拉着我一块儿出去散步。

那天我被他唤醒以后，先向窗上一望，那可爱的晴光也催促我一骨碌地从床上爬起来。五分钟后，我漱洗已毕，身上已穿好了一身淡灰色国产哗叽的单西装。

霍桑向我说：“你把那件章华出品的薄呢外衣也穿上了

吧。昨夜里刮了一阵大风，寒暑表上已减低了四度。”

我推开了窗，探头向窗口外望了一望。一阵清冽的寒风在我的面颊上拂过，使我感到寒凛而苏爽。

我应道：“是啊，冷得多了。气候要是不变冷，也不会晴。”

霍桑说：“这是入秋以来第一个冷汛。大概有好几天可以晴哩。”

最近接连阴了几天，沉沉的阴霾象破棉絮似地塞满了天空，连绵地细雨蒙蒙，非常闷损。这一天突然放晴，陡觉秋高气爽，虽是冷些，精神上却舒畅得多。

外面的空气的确是澄鲜异常。松爽的感觉，因着嗅神经的媒介，顿时展布到全身。一轮红艳的晓日已从东方推升起来，红霞缕缕渲染着蔚蓝的晴空的一角，煞是美丽。道上的泥泞，经风姨一夜的收拾，也已完全干凝。我们沿着那树荫的侧径慢步行进。干黄的树叶在树头簌簌地颤着，一阵风过发出萧萧瑟瑟的哀音，又一片片落在我们的身上。

我不禁怅触地说：“唉！这些叶子的生命已经到了归宿期了。人们的生命也正象这叶子一般地短暂，归宿的期限也只在转瞬间哩！”

霍桑回头向我瞧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包朗，怎么？这是你的秋兴？还是秋感？”

我应道：“是的，我承认秋是容易兴感的季节。你的头脑是科学化的，难道机械得连秋感也没有？”

“唔，秋感？是的，我也有，不过跟你的不同。”

“不同点是什么？”

“你所感到的，不是秋的肃杀和凋零吗？我可不是。我

只觉得秋是结实收获的季候。它给予我的是一种成果的反省，只有警惕，没有伤感。你却因着木叶的凋谢，连带地引起了人生短促的悲哀。这是一般颓废诗人的消极观念。要不得，包朗，要不得。”

我默然地走了几步，又说：“霍桑，你好像已经看透了生命的哑谜。你的议论有些近乎庄周的‘一死生齐彭殤’的观念。”

霍桑摇摇头。“不。我以为生命不能无死。死有什么可悲？不过从人群相互关系的立场看，人们在瞑目以前，若不能给人群做几件事，不能发挥一些天赋的创造本能，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留几条利他的痕迹，却只白白地消费了自然的赐予和他人的劳力，而庸庸碌碌悠悠忽忽地死去，那才觉得可悲——那才是无可补救的悲哀！”

霍桑的意志非常坚强。他的人生观可以简括地用“积极敢为”四个字来代表。所以他的孜孜不息的服务精神，我真比不上他。我的人生观也不能不承认和他略有差异。

霍桑继续说：“包朗，一般人对于罪恶的见解怎么样？他们不是只把犯法作恶才算是罪恶吗？不是！那是消极的看法。你得知道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，和韩昌黎说的“薄功而厚饷”的人们虽不为非作歹，却只知自利而不知利他，也未始没有罪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，突然停了脚步，闭了嘴，作倾听的模样。我们正向东行进，这时候已走近大通路口。我留神一听，果真有一种脚步声，在大通路的水泥人行道上很急促地行进。那人的口中还在不住地嚷着。

“一个死人！……一个死人！”

那声浪在清晨静稳的空气中振荡，非常清晰刺耳。我随着霍桑抢前一步，已踏进了大通路口。一个穿灰布的短衣人迎面奔过来，嘴里仍在高声喊叫。

“警察……一个死人！……一个死人！”

霍桑急急迎上去，问道：“哪里？死人在哪里？”

那人举手向后面一指，答道：“在后面桃源里。”他说完，仍继续向爱文路奔去。

霍桑也不阻拦，目送着让他过去。他向我招一招手，就迅步向桃源里走去。

那时街上行人稀少，只有一两部空车在街边慢吞吞地荡着。我们走进桃源里时，家家关门，也仍静阒没人。平常发案的人家的门前，总有许多闲杂人的聚观，此刻却完全没有这种现象。因此我们竟不知道那短衣人所说的死人究在何处。我看看几条弄中的人家都还闭着大门，地上又不见陈尸。当然，我们也不便冒失地叩门查问。

霍桑忽指着第三弄里，说：“瞧，那里不是有一个死人吗？”

我依着他所指的方向瞧去，看见第三弄的中部，靠近一家后门，有一个女子靠墙壁站着。这就是死人吗？死人怎么还能立着？可是我仔细一瞧，便又看见那女子的两足实在没有着地。

我失声道：“唉！伊还吊在那里呢！”

我们奔到了后门的近旁。我看见那女子的身材相当短小，上身穿一件玄色镜面呢圆角的夹袄，下面系一条玄色纯锦缎的裙子，足上穿一双黄色半高跟皮鞋，装束很新式，但衣裙有些杂乱，已失去了整齐的美观。我更瞧伊的头部，头

颈里有一条黄色的丝带，吊在一扇后窗的铁直楞上端的横条上。伊的脸部虽向着墙壁，但我从侧边瞧去，那失血枯黄的颜色已足使人寒凛。伊的时式的S式发髻，那时候非常蓬乱。霍桑仰起了足尖，伸手翻一翻伊的发髻，在伊的头上摸了一摸，又摇摇伊的垂落的手，随即摇了摇头，表示已不能挽救。

我开口道：“伊大概是被人勒死的吧？”

霍桑正要答话，忽用肘骨在我的身上抵一抵。我听得呀的一声，旁边的一扇后门开了，走出一个穿黑布夹袄的老妈子来。伊一眼瞧见了挂在墙上的女尸，忽而倒退一步，也失声骇叫。

“哎哟！……不得了！……不得了！”

那老妈子仿佛受了催眠似地嘴里乱呼着，身子却呆立着不动。伊的两眼大张，只钉住在尸体身上。伊仿佛没有瞧见我们。

霍桑急婉声问道：“老妈妈，不要怕。你可认识这个女子？”

那老妇的年纪足有五十左右，瘦损的面颊上刻着许多深深的皱纹。这时伊受惊之余，面上已没有血色，那枯皱的肌肉益发显得干燥老丑。伊听了霍桑的问话，便把惊骇的目光仰起了些，从尸身上移到我们两人的身上。

伊答道：“这——这是少奶啊——是我的主人。我昨夜等了半夜，不见伊回来，正自着急，却不料会这个样子！——先生，伊可还救得活？”

霍桑摇头道：“来不及了。伊的肢体已硬。我看伊大概已经死了好几个钟头。”

老妇颤声道：“那么伊怎样死的呀？”

我插口道：“伊大概是被人勒死以后吊上去的。”

霍桑忙摇摇头，改正我道：“包朗，别乱说。这模样儿象是自己吊死的。”

我听了这句驳语，有些不服。因为那女子的两足离地足有四五寸光景，地上只有一把竹丝扫帚，并没有石块或别的垫足的东西。若说自尽，伊自己怎样能套进带环里去？但这时候已不容我置辩。那斜对面的一个石库门开了，走出一个矮小的男子，披了一件栗壳色哗叽的袍子，一边在扣衣钮走近来，一边象在摇头叹息。这人似乎是被我们的声音引出来的。同时那起先在街上呼叫的短衣人，也领着一个穿黄制服的警士匆匆地从弄口进来。霍桑等那警士走近，先向他低低地接洽了几句，接着便开始指挥。

他说：“你快去打电话报告汪侦探长。你说我已经到这里，请他就来。”

那警士答应了一声，果然又回身奔出弄去。但那报警的短衣人仍站在我们旁边，向我们呆瞧着，似乎在诧异他跑了不少路，好容易找到了一个警士，我们怎么轻轻地把他遣开去，同时又怀疑我们有什么权力，竟能指挥警士。

霍桑问道：“你是谁？这死人是你发现的吗？”

那人答道：“我叫金三，是这弄里的看门的。今天清早我照常起来打扫。扫到这第三条弄的时候，起先还不注意，直到这后门口时，我抬头一瞧，才看见这朱医生吊在墙上。我吃了一惊，在后门上敲了几下，没有回音，我才丢了扫帚，奔出去叫警士。”他随即把丢弃的扫帚拾起来。

老妈子也接口说：“我原是被敲后门的声音惊醒的。昨夜我等候少奶，直到天快亮了，才倦极睡去。刚才我听得了敲

门声音，以为是少奶回来了；但我因着怕惊醒小主人馨官，故而不敢放声答应。谁知我穿好衣裳下楼，便看见少奶已经这个样子——哎哟！可怕啊！”

霍桑问道：“你家里有男主人没有！”

老妇摇了摇头。旁边的金三忽抢着答话。

他说：“现在伊家里只有一个挂号的戚先生是男人，此外还有一个小弟馨官。朱医生的丈夫叫宋杏园，已经死了一年哩。”

我一听这个姓名，便插口问道：“宋杏园？可也是做西医的？”

金三连连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以前那位宋杏园是外科医生；这位朱仰竹是看内科的。他们都是好医生。我们请朱医生看病，朱医生总不要钱，还反而给药。”

这宋朱夫妇俩本来都在红十字会中服务，很有些声誉。三年前上海发生了时疫，他们俩着实尽过一番力。我在报纸上时常读到他们的名字，故而至今还没有忘怀。但这孀妇何以会遭这样的惨死，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。伊究竟是被勒死的？还是自己吊死的？假使霍桑的说话属实，伊是自己寻死，那末死的方法很多，伊为什么采用这吊死的方法？并且为什么这样子吊死在伊自己的后门外面？这种种疑问，一经汇集在我的脑府，我的好奇心顿时受了刺激而活跃起来。

二 一封信

二十分钟以后，我们仍守伺在尸体旁边。看热闹的邻居

又添了两个。一个是四十左右的女人，另一个妇人年纪轻些，象是佣仆。她们俩在切切私语，脸上都显着惊诧，又象是惋惜。最先那个穿栗壳色袍子的男子也还远远地站着，只在运用他的耳朵和眼睛，却不开口。霍桑向这几个邻人瞧瞧，好象要开始向他们搭讪，乘机探听什么。可是他还没有开口，那个方脸肥胖的警厅侦探长汪银林已匆匆地赶来。汪探长是我们的老朋友，已经联手办过不少案子。霍桑先和他谈了几句，就决定先把那女尸放下来。我才瞧见这死妇的面容。

伊的年纪约摸在三十左右，瓜子形的脸，生前一定相当美丽，这时候却两眼微张，灰白色的辅颊向内陷落，显得很瘦。伊的嘴唇张开，舌尖微微从牙关中吐露，嘴角上也有口沫的干斑。那明明是一种缢死的证状。霍桑又把那条丝带的结扣察验了一下，指给汪银林瞧。汪银林在日记上记了下来，顺手将带解下。那窗的铁棱上面，本有许多灰尘锈屑，带子上染着了不少。

我们不顾忌讳，将尸体从后门里移进了屋子，放在客堂中的一张睡椅上，同时关上后门，禁止任何闲杂人们进来观看。那客堂是兼做诊室用的，除了沙发睡椅以外，有一张书桌和一口药厨，布置很简单整洁。壁上有一张朱氏夫妇的半身小影，一旁有一张诊例，末行还附着“贫病免费”字样。这在西医倒是罕见的。

霍桑先揭开些衣角，在尸体上略一察看，才说：“这条丝带本来是伊束裙用的。”

汪银林问道：“霍先生，你以为伊是自己寻死的？”

桑霍正偻着身子察验那女尸的手指。那手指很细纤，洁

白无尘，但那种白是没血色的死白，见了也觉可怕。霍桑把尸手放下了，指着伊的头颈里的一条痕迹，向汪银林回答。

他说：“是，我相信伊是自己吊死的。瞧，这一条缢痕，两端不交，不是恰成一个八字形吗？”

我凑近去瞧瞧，那前颈上的带痕果然是从耳后斜向上去，后颈上并不交接。颈后有松乱的发髻掩蔽着，一时瞧不清楚。

我说：“若说伊是自己吊死的，离地既高，伊又怎样套进带环里去？”

霍桑含着笑容，答道：“伊难道不能用手攀住了丝带，使身子吊上去些，然后再仰头套进去吗？”

我道：“这个动作非习过柔术的人不行。这女人如此瘦弱，伊的手臂似乎不会有这样的气力。”

霍桑不答，但皱了皱眉，又低着头察看那夹袄上的钮扣。

汪银林道：“这个钮子一部分已经脱线，似乎被什么大力的人拉断的。你以为怎么样？”

霍桑依旧静默，但点了点头。

我又插口道：“这样，又足见得伊是曾和什么人挣扎或殴打过的。合着我被人勒毙的推想，不是更近一步了吗？”

霍桑正在招呼那老妈子走近些，预备问话，听了我的辩驳的说话，忽回过脸来向我霎一霎眼睛，似示意不要多说。我才明白他所以说是吊死，不是勒毙，大概有所顾忌，并不是由衷之谈。那时他见我认真辩难，一时又不便说明，所以只得给我一个暗示。

霍桑问老妈子道：“你刚才说昨夜你等候主人回来。伊可

是昨天晚上出去的？”

老妇答道：“正是。”

“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

“约摸十一点光景。”

“伊为了什么事出去？”

“伊是出去看病的。”

“你确知伊出去看病，不是为别的事？”

“是，我确知伊不为别的事。”

“你怎样知道的？”

“因为伊临走时带着那只出诊用的皮包，还对我说往沈家去医病。现在那皮包也没有了哩。”

汪银林的惊呼声音突然打断了霍桑的问话。

他说：“唉！这里有一种重要证据呢！”

当霍桑向老妇究问的时候，汪银林卷起了那件宽大的黑缎夹袍的袖子，一个人还在察验尸体。这时他忽不自觉地喊了一声。我们都不由不回头去瞧他。他手中正执着一张信笺，眼睛凝注在笺上，露出一一种得意之色。

他将信笺授给霍桑，说：“霍先生，这封信是我在伊的内衣袋里检出来的。你瞧，可有些意思？”

我凑近去瞧。那是一张白色的洋纸信笺，用钢笔写的，墨水是蓝黑，有八行之多。

那信道：

“仰竹夫人：

我已好几天没有见你，不知你的身体更有些进步吗？咳嗽已经停止吗？你是当医士的，在理应当知道怎样保卫。你虽抱着济世救人的心，在医务上不惜劳瘁，但

也应为你自己的身体着想。你眼前虽觉孤寂，生活上没有充分的兴味，但论你的年龄，未来的生命正长，又有你的馨儿作伴，安知将来没有更愉快的境地？因此，你的意志不应太趋消极，应得努力珍卫，多多休息，以便回复你的康健。我进这忠告，自问不无冒昧，但你若能鉴我的愚诚，俯加采纳，那我真是十二分荣幸了。

薄一芝上。十月三日。”

霍桑读完了那信，沉吟了一下，便舍了那女仆，向汪银林说话。

他问道：“你以为这封信怎么样？”

汪银林答道：“我瞧这信是男子的笔迹。”

我暗暗点点头。那信的笔力非常有劲，并且用钢笔写的草体也很自然，果真不象是女子的手笔。

霍桑说：“这一点我也赞同。但你认为这东西是一种要证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汪银林道：“我瞧信中的语气，似乎这姓薄的男子和死者有什么密切的关系，也许竟是恋爱。”

霍桑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我觉得信中的语气太恳挚。”

“这也是友谊所许。”

“可是男女间的友谊竟如此密切关怀，似乎应当别论。”

“唔，你这话未免少见多怪吧？”

霍桑微微一笑。汪银林红了红脸，又把手摸着他的肥阔的下颏，低垂着头。

他又说：“我的话虽然率直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们中间的关系一定非常密切。现在这妇人的死，明明有许多可疑之处，

那末这一个关系密切的男子，又怎能保完全没有干系？”

霍桑紧蹙着眉峰，忽也同样地向汪银林丢一个眼色，似示意不应在仆妇面前发表这种话。于是我更相信霍桑先前所说那妇人是自己吊死的话实在是别有作用。

霍桑又说：“你从这封信上着想，说他们的关系密切果然很近事实，不过在我们查明这妇人致死的动机和真相以前，薄一芝究竟有没有关系，还不能轻下断语。现在你姑且先听听这老妈子的话，然后再打算进行的步骤不迟。”他又回身问那仆妇道：“老妈妈，你把昨夜的事情仔细些说。你说昨夜十一点钟模样，你主人被人请出去看病。是不是？”

老妇点点头。“是。”

“那时你可曾安睡？”

“还没有。我在楼上扎鞋底。但馨官已经睡着。那时少奶一个人在楼下看书，伊是每夜如此的——日间给人医病，虽是穷人看病付不出钱，伊总也一样尽力，晚上还要看书看报，不到十二点钟不睡。我们这里除了那挂号的戚先生以外，连小主人馨官一共只有三人。晚上戚先生既已回家，我们越发冷静，所以我每夜总要等少奶上楼回房以后方才睡。”

“昨夜里怎么样？”

“昨夜十一点钟光景，我先听得一阵子门铃响，接着便听得少奶和人讲话。我因走下楼来，看见伊正打点皮包，准备出去。伊一见我，便道：‘蔡妈，我还要往沈家去看病。你先睡吧。’昨夜天气忽然变冷。少奶病后的身体还很虚弱，我很怕伊抵挡不住。但我探头向前门外面瞧瞧，有一个女仆等候着同去，又觉得不便劝阻。我向少奶说：‘外面很冷呢。’少奶已经提起了皮包，向我点点头。‘我知道。但是人家有急